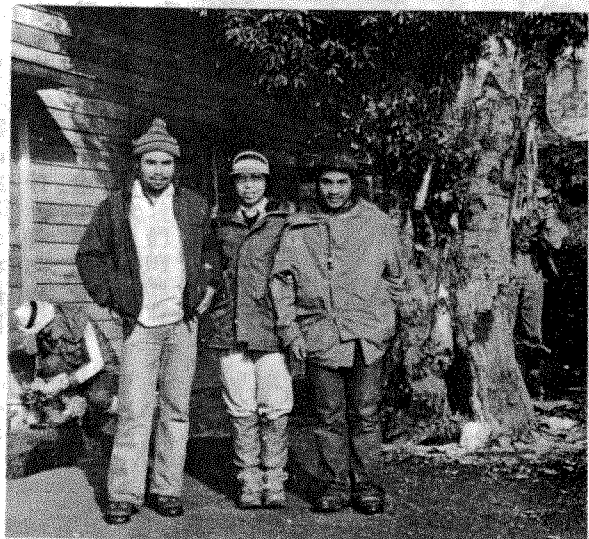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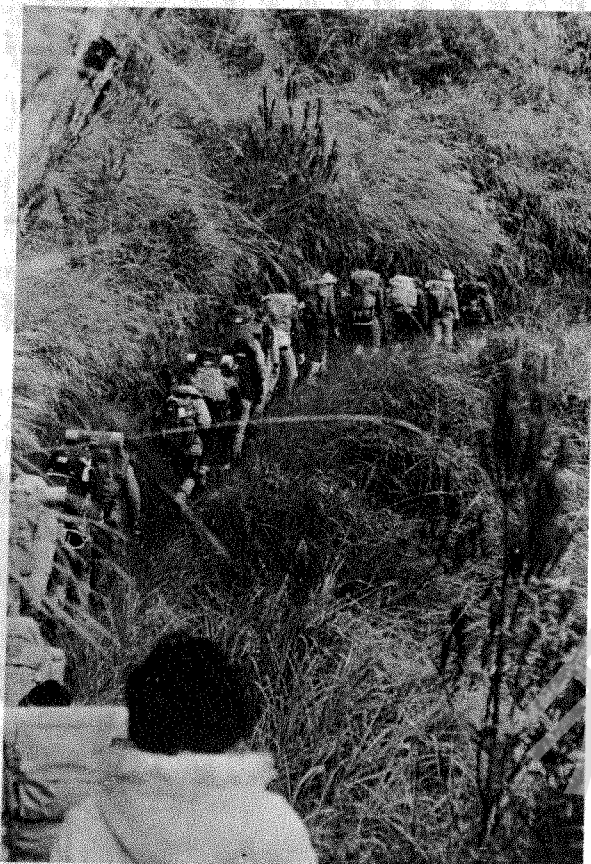


張婉霞與山胞合照



「野外」的行列



仲顏

雪山頂上 我為頂

近二十分鐘，忙於拍照，部份人在雪地短坡上用屁股滑雪，玩了一會，才在嚮導催促之下戀戀不捨地離開，繼續踏上往主峯之途。一路上，地上的積雪愈來愈厚，除了中間的已被足印踏實之外，左右兩邊已堆到膝蓋之深。途中遇到一羣裝備齊全的日本登山隊，看來是剛從主峯下來的模樣。再上又遇到台灣自強運動組織和我們在三六九山莊過夜那羣青年，從他們的簡單配備和時間方面估計，他們必定沒上主峯，只到冰斗便回轉。

開始上山時我們的嚮導說過，能上主峯與否要視天氣及環境而定，總之，能行多遠便行多遠，走到不能再走便回頭，所以我們都不敢奢望能到達頂峯。抵達冰斗的時候，先行的兩位嚮導和山胞上了峯頂觀察後下來宣佈：「天氣很好，雖無冰斧冰爪也可登山」。各人一聽大樂，於是略為進食一點糧水，再次整裝，戴上風鏡，徐徐登上通往主峯之山徑。隊中一位女團友因體力關係，不再上爬，就留在冰斗中替我們看顧背包，幸有一雪人相伴，不致太寂寞。

通往主峯那山坡斜度很高，山徑作「之」字形向上伸展；腳下的雪又深又軟，若偶一不慎，錯踏在側面的鬆雪上便隨時有翻下山坡的危險，那時真是遺憾終身，所以要步步為營，行起來份外吃力。本來在旱地可用廿分鐘爬完的山，用了個多小時才走完。在半途幾次給挾着雪花的風迎面打來，那滋味倒是新鮮，但不

根據行程表原定早上四時摸黑出發登頂，但幾乎所有人在前一晚都沒睡好，只在夜行車上上熬了一晚，男仕更不時要下車搬石抬樹，整晚幾番折騰，所以特別疲倦，醒來已近七時。兩位嚮導先行登頂觀察路況，我們則匆匆用過最簡單的早點——隔夜飯煮的粥（飯是用

「中橫賞景雪山行」第五天

日記一則

左右返抵七卡。五時許煮晚膳，上主峯的朋友六時許抵七卡會合。晚膳完畢，在男宿舍休息。這裡地方較整潔，比三六九要清爽得多。

第六天 七卡山莊—武陵農場
——台中—台北
早上有霧、天晴、陽光普照
清冷、風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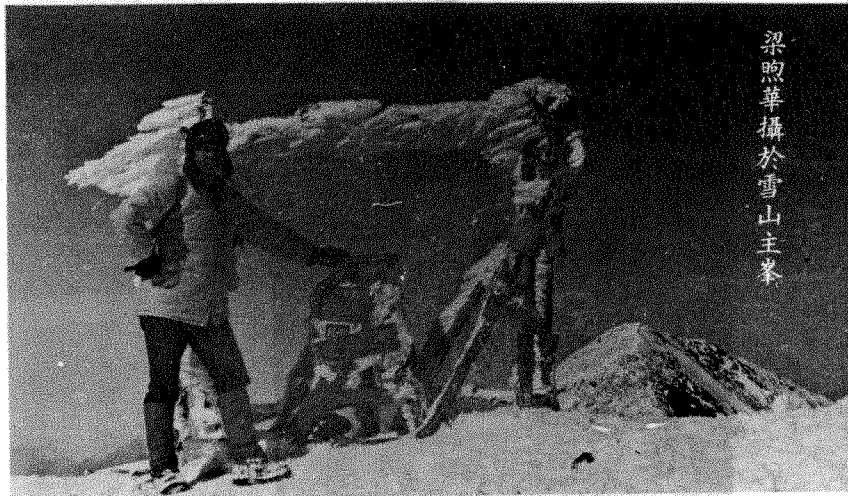
港的青松觀，遊客熙攘熱鬧，景物平平。車子繼續前進。台灣的建築物，多是用水泥造，瓦頂，兩層式平房，外形灰暗破舊，比香港港落後很多，車內歌聲揚逸，儘管南腔北調，中西合璧，也沒有人介意或理會，因為大家都是即興的引吭高歌，也無需要太執着。車子抵台中市晚膳。隊中有十一人（包括筆者在內）留下自由觀光，餘下者隨團長繼續往台北永安飯店留宿。

第七天 台北

按照行程是整天自由活動或購物，晚上乘國泰航機返抵香港。

綜合來說，這次旅程是充滿了甜酸苦辣，各種滋味也嘗到了，但各人均能堅忍地克服重重困難，發揮了至高的互助合作精神，這是值得欣慰的。

梁熙華攝於雪山主峯



登上雪山主峯的部份團友：（由右至左）賴勝芳、許紹權、陳敏光、陳明光（蹲下者）、陳業祥、梁健安、王夢偉、黎永根、洪芳枝、曹達勝及張婉霞



好受。終於抵達頂點，但見皚皚白雪，圍繞着主峯的羣山都半藏在浮游中的雲海裏，幾乎以為置身於太虛幻境。此時雪山北峯、冰斗、大霸尖等都一一現在眼前。飽覽之後才取出「玫瑰匣子」大拍一番，直到手指感覺僵硬，才與山依依惜別。

這次是「下山容易上山難」，大家因為一來疲倦，二來要嚼嚼滑雪滋味，於是再也不會濕褲子，都用屁股滑下了百多二百呎的山坡。團友中一人患有輕微高山症，上山時曾覺頭暈目眩，下山時一個不留神連番數十跟斗滾下斜坡，一隻手套飛離手中，左腕的手錶鋼帶分了家，幸好只微微扭傷了足部，有驚無險，吉人天相。在回程裏，團友對滑雪意猶未盡，見到斜坡實行一滑再滑，如此這般的三番四次才回到三六九山莊。

返抵三六九山莊已是下午三時，雖是早過了午膳時間，但無飢餓感覺。沒登主峯的團友已在下七卡山莊途中，留下給我們的午餐——早上餘下的粥——還有微溫，只不過再無人有吃的胃口了！

打點好背囊，購了紀念品，蓋過山莊的紀念印，別過莊主，取道下七卡。

沿原路下行，經雪山東峯時特地停下再拍照，剛巧天上有二道彩虹，好像有意幫助我們留下更美麗的記憶。

將抵七卡時天已黑齊，但歸（山莊）心似箭，也不辨脚下踐的地是多是低，三步兩腳，半行半跑的直衝七卡廚房，看晚飯做好了沒有，然後才往洗手間換掉穿了三天的身髒衣服，最後的一個節目是：上床安睡。

「以山會友」的全體女團員



雪山英雄榜

本刊與台灣野外雜誌聯合舉辦之「中橫賞景雪山行」經已完成，各成功登上雪山主峯或東峯者均獲本刊簽發「登山証書」乙份

芳名如下：

張婉霞	許紹權	梁建安	黎永根
王夢偉	曹達勝	蔡耀雄	陳敏光
陳明光	梁熙華	陳業祥	黃少鈺
（以上連登雪山東峯及主峯）			
黃汝根	劉榮森	黃婉明	李池鳳
馬妙燕	余月嫻	邱裕騰	郭美華
許惠玲			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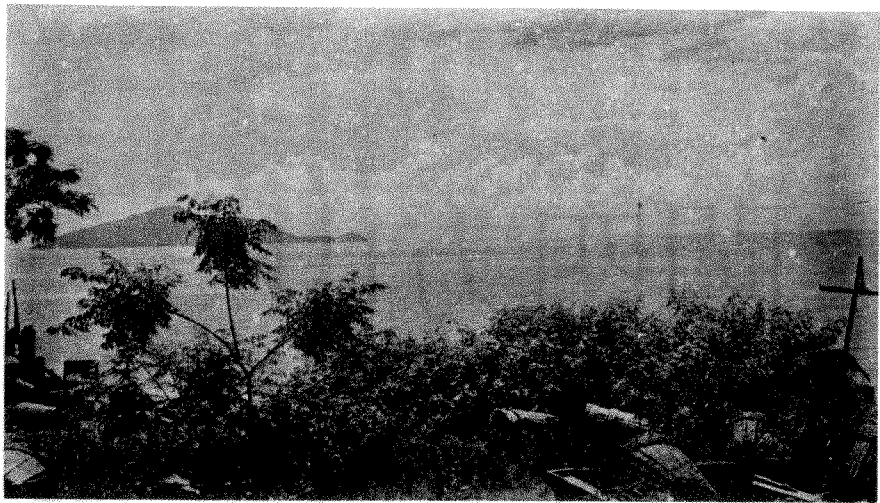
（以上登上雪山東峯）



也談拓地千里—— 開放心靈的境界

文明加諸現代人以心靈重壓，競爭使人不能稍停緊張的步伐。祇有原野能安撫心靈，使人有喘息的時刻。然而縱觀今日各團體所舉辦所提倡各類型的野外活動，又還不是一樣徒然擺脫市區的緊張，走進另一個毫不鬆懈的生活去，這又何苦！

有人慨嘆香港的郊野愈來愈不能滿足各類型的野外活動了。一心先生的「在野論說」連續數期都提到要開拓我們的旅遊境界。我忽發奇想：正在旅途中匆忙趕路，一大羣一大羣的人們，若能靜下來，慢慢走，慢慢欣賞，一條幽徑，一股清泉，幾聲鳥鳴，一朵含露山花，日出日落，朝霞暮靄，又何嘗不是無數美妙



的境界，我們若能開啓久關的心靈去接納，開拓的境界一定不祇千里。

問渠那得清如許

數年前在北葵涌工作，寄住工作間，苦悶在數十萬人的工廠及屋邨區內，勞形案牘，閒下來的時間雖少，卻有自己的另一個花花世界

。屋邨區在山邊，小山腰上有一截大約不到一哩的引水道，雖隔不盡工廠區傳來的煩囂，然而錚錚的水聲仍有十足韻味，這裏留下了我無數可愛的黃昏。

這條引水道的妙處，是水從東隧道來，流入西隧道，來不知蹤，去亦無跡，中間祇此一哩是明渠，水常時都漲到四五呎高，流勢不急不緩，沿著水邊行，右面是青葱的山坡，左面是塵囂的葵涌葵青區，工廠的機器聲隱約可聞，有時一個土丘隔開了聲浪，又寧靜得如同在夢境裏。山坡一邊常時開著野花，尤其暮春三月，崖石上開滿杜鵑，紅艷處倒映得綠水也為之不流，不時一兩隻羽毛美麗的小鳥掠水面而過，我在此所見過的鳥類，種類極多，有釣魚郎、櫻鳥、八哥、長尾雉、麻婆雞、大羣的高鵲（紅屎笏）和相思，還有一種毛棕色紅喙藍尾不知名堂的小鳥。在春夏之間，水邊草叢也偶會發現草蛇，把它趕下水，看那矯似游龍的身軀漾起漣漪，幻出無數的想像。東隧道口處有一個水閘，水從四呎高往下瀉，便如一匹白布，水聲轟然。我常臥在附近山澗的石上聽瀑聲，看流雲，想起遠遠而不可及的一切，覺得人生幸福無過此一刻清閒了。閘後水中常見有一羣山蝦，大的如拇指。這裏離市區祇十五分鐘路，人跡卻絕少，偶然跑來幾個捉山蝦的小童，寧靜的世界，便為歡樂如銀鈴的笑聲劃破。我為這些臉如鮮花目如星子的笑臉，憶起少年的一切——狂妄、粗豪、帶著好奇而又隨時樂極忘形的一切。

有三年沒有和這條引水道相會，想來杜鵑花又快要開放了。